

四明叢書

張宗祥

附錄

浦城傳滿謁丞相葛邲曰君浦城鄭主簿耶擊賊不受
賞吾聞君名久矣

居政府沈厚鎮靜愛護人才振拔淹滯嘗謂人臣能以
文王事紂之心爲心則未有不可事之君人子能以七
子事母之心爲心則未有不可事之親

補帥機范伯崇先生念德

雲濠謹案道南源委言先生初
簿廬陵以幹敏聞仕終宜黃令

范伯崇語

乾元亨利貞猶言性仁義禮智

朱子答曰此語甚穩當

溫故而不知新雖能讀墳典索邱足以爲史而不足以爲師

朱子答曰此論甚佳

謝山困學紀聞三箋曰亦說得粗

語孟聖賢之言本自平易又有諸先生相爲發明義理昭著如日星然學者體味于心念念不已自然血脉通貫無所底滯然後可言有益于吾身不然涉獵強記無

沈浸醲郁之功則其所資亦淺淺焉耳

附錄

辟吉州從事致忠求情廉勤惻惻有冤必白奸無幸免
因葺問事之堂榜曰盡心大書噬嗑卦于屏上闢堂後
地以會文講學朱子爲之記

嘗侍朱子訪南軒于長沙

文公卒率同門士祭于墓隅曰天之生賢蓋亦不數儲
精孕靈及河維嶽厥惟孔艱是以殊逸先生之生黃河
其清先生之亡維嶽其頽不知何年復此胚胎復及紛

五子集卷之四

約園刊本

集窀穸告期山哀浦思雪慘風悲臨穴一慟萬古長辭
金仁山曰時僞學禁嚴會葬者六千人范念德方爲鑄
錢司主管官沿檄檢視坑口因便遣會葬率同門之士
祭于墓隅念德歸未至郡陽有旨鑄官罷任蓋臺蔡劾
其離次會葬云

朱子次莊伯豪自警詩云十載相期事業新云何猶歎
未成身流光易失如翻水莫是因循誤得人

補
劉先生孟容

雲濠謹案朱子答先生書云承愉爲學之意終覺
有好高欲速之弊其說亦已見令叔書中矣令叔

蓋謂靜春朱子與靜春書有
云得公度書有哭弟之悲

梓材謹案朱子答先生又一書云來書深以不得
卒業于湖湘爲恨此見志道之篤然往者以術驚
之意而緩于請益亦太不勇矣謂不得卒業
是嘗受業于湖湘先生殆亦南軒門人耶

補
林先生學蒙

梓材謹案道南源委載先生初從朱
子遊後卒業于黃勉齋著梅塢集

林正卿說

伏羲畫卦以寫陰陽之變化文王周公作繫爻辭以決
天下之疑孔子作彖象以推明事物當然之理然爻畫
既具而三者已備乎其中前聖後聖互相發明耳

以伏羲易觀之則看先天圖如寒暑往來陰陽代謝若有推排而莫知其所以然者以文王周公易觀之則六十四卦之名乃十八變以後之私記三百八十四爻乃三變奇耦之私記潛龍牝馬等物如今之卦影勿用利有攸往等語如今斷卦之文以孔子易觀之則卦名者時也事也物也初二三四五上者位也而初上又或爲始末之義九六者人之才也處某事居某時用某物其才位適其所當則吉不然則凶

附錄

陳師復守延平聘主道南書院朔望設講席執經者常百餘人

生平識趣高明文足以發義理行足以激貪懦凡所講論易說朱子皆然之

補徐盤洲先生寓

梓材謹案朱子文集載先生與陳蕃叟論孟子盡心知性章蓋嘗問學于蕃叟者

附錄

朱子語類居甫問平日只是于大體處未正曰大體只是合眾小理會成大體今不窮理如何便理會大體

陳北溪答先生書曰所喻家居爲俗務所縈此非吾徒所宜病也日用萬事莫非天理所當然而人道所不容不然吾于其間但順以應之奉天命而共厥職爾何者爲當務而何者爲俗務耶纔以俗言便理與事判易生厭射而不自覺其墮于清寂之境矣故以流俗爲病則可而通人事爲俗則未可

補山長蔡先生念誠

蔡念誠

一作成

嘉定時師長延平書院學博而精行誼尤

明粹一時學士倚爲斯文楨幹真西山帥長沙未上亦

策預講冠履趨跽絃誦洋洋聞朝夕

姓譜

附錄

元思事文公最久辨疑答問必悟徹實踐而後已

補

縣令江德功先生默

梓材謹案道南源委載先生調安溪尉丁外艱歸詣武夷從朱子講學著易訓解四書訓詁以質朱子朱子曰此先聖未發精奧也嘗考國朝典章撰細策三十六卷上之後宰建寧有異政卒于官又案蔡西山答其書稱為老先生其行輩當在西山之前然西山答文公書仍稱為江德功云

附錄

朱子答其書曰大抵只是日前佛家玄妙之見尙在以

理爲外以事爲粗而必以心法爲主然又苦其與大易
體面不同須至杜撰捏台所以欲高而反下欲密而反
疏耳此是義理本原大差繆處不但文義之失然在今
日德功病痛尙是第二義卻是日用之間自己分上更
不曾實下工夫而窮日夜之力以爲穿鑿附會之計此
是莫大之害正使撰得都是亦無用處不得力況其乖
戾日甚一日豈不枉費工夫虛度光陰不惟無益而反
有害乎某之鄙意竊願德功放下日前許多玄妙骨董
卽就日用存主應接處實下工夫理會箇敬肆義利是

非得失之判若要讀書卽且讀語孟詩書之屬就平易
明白有事迹可按據處看取道理體面涵養德性本原
久之漸次踏着實地卽此等說話須自見得黑白不須
如此勞心費力矣

又答李晦叔書曰隆興江法曹有書寄渠處必時有便
也其人清苦力學但溺佛好穿鑿耳

黃東發讀晦庵文集曰答江德功多論經書謂近世溺
于佛學而辨其易說之非

補縣尉戴養伯先生蒙

雲濠謹案溫州舊志載先生用閭門舍人戴勳牒改名堃中第因念假途易名之非復舊名應鄉舉再試不售曰可以止矣郡守楊簡薦于朝後用御史王穎叔請詔以原名復官尋卒所著有易書四書家說六書故內外篇第萬姓統譜以家說等爲其仲子侗所作殆述先生家學之說耶

補程格齋先生永奇

雲濠謹案江南通志載先生云受學于朱子居家嘗倣伊川宗會法以合族人又行呂氏鄉約冠婚喪祭悉用朱氏禮僞學難作遁于邑之東山平生玩索經傳所著有六經四書疑義朱子語粹格齋稿疾革門人問之正衣冠而起曰吾不能多言呼筆大書一敬字而逝

補祕書林先生至

梓材謹案先生爲華亭人華亭屬松江書錄解題則作橋李人

林德久說

孟子論三聖獨伊尹不言聞其風者亦不言其流弊如
夷惠者何也豈以其樂堯舜之道于畎畝之中必待湯
往聘之乃幡然而起行止近于聖之時也

朱子答曰此恐亦偶然耳如所論者恐或亦有之也
易裨傳自序

法象則本之太極極數則本之天地之數觀變則本之
蓍之十有八變是三者大傳之中嘗言之矣惟其論太
極者惑于四家之說而失卦畫之本論天地之數者惑

十圖書之文而失參兩之宗論撰著者惑于掛劫之間而失陰陽之變今各釐而正之使不失其條理則知象數皆自然而然非私智之能及也

雲稼謹案四庫書目著錄易裨傳二卷提要云凡三篇一曰法象一曰極數一曰觀變其外篇則論反對相生世應互體納甲變爻動爻卦氣八事自序稱謂其非易之道則不可謂易盡在于是則非今觀其書雖未免有主持稍過之處而所論多中說易之弊其謂易道變化不窮得其一端皆足以爲說尤至論也

補
隱君嚴亨父先生世文

嚴時亨說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夫子既語之以居則
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曷以哉正是使之盡言一旦
進用何以自見及三子自述其才之所能堪志之所欲
爲夫子皆不許之而獨與曾點看來三子所言皆是實
事曾點雖答言志之問矣未嘗言其志之所欲爲有似
逍遙物外不屑當世之務者而聖人與此而不與彼何
也集註以爲味曾點之言則見其日用之間無非天理
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藏了無與于我是雖堯舜之事業
蓋所優爲其視三子規規于事爲之末不可同年而語

矣某嘗因是而思之爲學與爲治本來只是一統事它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三子卻分作兩截看了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之事皆是學者所當理會無件是少得底然須先理會要教自家身心自得無欲常常順清氣定涵養直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程子所謂不得以天下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事物者是矣夫子嘗因孟武伯之問而言由也干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求也干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赤也束帶立于朝可使與